

71457

:4





性理真詮

三卷上





性理真詮 三卷上

析津居士孫 璋德昭氏述

靈性之道 目錄

第一篇發明真教總義

第二篇論但守五倫不足為真教

上主係五倫大原 四張

盡大倫於上主較盡五倫於人更為吃緊 五張

人不與上主相通則人與人相通者不過私欲 六張



欲盡五倫當推原上主 八張

人盡大倫於上主必盡五倫於人 九張

第三篇論字內當有真教

異端昏昧因失真教 九張

真教能補國法不足 十張

字內當有真教講明上主賞罰不止現世 十張

真教能治人身更能治人心 十一張

必有真教然後人心歸一 十二張

真教能區分邪神正神 十二張

崇奉真教能免異端諸苦 十三張

真教至理無過不及 十四張

真教爲人修德準則 十五張

真教能化人心之偏區分人倫之序 十五張

無真教則人無真德 十五張

天地萬物內惟人能奉行真教 十六張

人信字內有上主信人之身後有賞罰較不信

者大可倚靠 十六張

上主賦人好善之德卽定已爲人之向極 十六張



惟真教能警君心正風俗 十七張

真教能明何為私欲何為公理故行善有準 十八張

宇內當有真教切指身後之真福真禍 十八張

真教指明人性尊貴高出天地萬物之上 十九張

第四篇論真教惟一不能有二

真教能開人心暗昧歸向上主 二十張

真教係上古所傳之古教 二十一張

惟人能遵行真教以報上主深恩 二十二張

真教是上主所立中庸之道他教係後人作成

二十二張

上古真教世世相承 二十三張

真教遺跡各國皆存 二十三張

第五篇論真教惟上主所立

真教與他教不可等量齊觀 二十四張

真教奧旨人不能測故不能立 二十五張

上主真教能明真實之理闢異端之謬 二十六張

上主所立真教能拔本清源洗剔人心從前一



切惡根 二十八張

立真教權係上主人不可干 二十八張

真教能去人復仇好色二惡念 三十張

惟上主所立真教能瘳人靈性之病 三十一張

上主立真教正施以應靈病之神方 三十一張

上主真教能令人防異端之害 三十二張

現世殃祥莫定故當有上主所立真教安慰善

人警惕惡人 三十三張

惟上主所立真教能一萬國人心 三十三張

觀各國所行郊祀大禮足徵宇內有上主所立

真教 三十五張

賴上主所立真教方能會悟真道立旨 三十五張

上主所立真教能使人心有定衡 三十六張

惟上主所立真教能定萬世人心 三十六張

惟上主所立真教有原委根據故能令人篤信

三十七張

立真教權係上主人心有靈自能覺之 三十八張

惟上主所立真教能滅異端紛擾 三十八張



惟上主所立真教能滿人靈性之願 三十九張

惟上主所立真教能使人識認真福 四十張

惟上主所立真教能符合人之本性 四十一張

上主立真教惟欲人心與上主之心相通無間

四十二張

真教惟上主所立引高宗夜夢上主為證 四十張

二張

上主所立真教能與人性相稱 四十三張

第六篇論上主真教與世永存

上主保存真教遠勝保存物類 四十五張

上主防維真教超越天文末技 四十五張

上主於真教更加意保存 四十六張

上主所立真教無時或滅 四十六張

上主命上古人壽延長令其口傳真教至理 四十七張

第七篇論真教實義聽人考察

人據本良論理便知何為真教 四十八張

真教喜人詳察 四十八張

上主有時行非常之事特為賞善罰惡以明真



教 四十九張

真教係宇內公教 五十張

真教能化人心遵行真善保守國家 五十張

真教行世殊多艱難 五十一張

奉行真教之人願受艱難莫肯悖教 五十二張

奉行真教之人俱懷傳教之心 五十二張

真教兼備形神內外之禮 五十三張

真教所行內外之禮根於人心本良 五十四張

真教為宇內共遵之公禮 五十五張

真教能安憫受苦之人 五十五張

真教能切指人性中諸疾之由來 五十六張

真教能令人愛上主順合上主之心 五十七張

遵守真教規誠能誕登聖域 五十七張

真教義理深奧人不能測正為抑人驕傲 五十七張

立真教固為欽崇上主亦為教訓世人 五十八張

真教理雖深奧愈不可不信 五十九張

第八篇論考察真教當據何法以明其為真教

世人深惡真教因不明真教至理 六十張



欲明真教當滌去夙見虛心以納公理 六十一張

第九篇異端真解

欲明真教當詳體中國古經 六十二張

欲明真教當據本良不可但憑古經 六十三張

古經殘缺當據真教證明中國古經 六十四張

上主姑容異端於世正為顯明真教 六十五張

欲明真教當詳察真教實義不得但論人之善

惡 六十六張

欲明真教當詳考真教內含精義 六十七張

欲明真教當知上主威福與人世威福真偽大

相懸殊 六十七張

真教實義異端不能滅 六十八張



性理真詮 三卷上

靈性之道

第一篇發明真教總義

析津居士孫

璋德昭氏述

後儒曰、徧觀萬國與吾華夏、俱有所立之教、乃往往  
意相矛盾、彼此分爭、各不相下、此謂是而彼謂非、  
且同一教門、卒無定見、方如此立論、旋又如彼立  
說、卽師弟授受、而操戈入室者有之、方將喜新厭  
故、各自爲說、此教滅而彼教復興、故中國上古堯



舜相傳。惟有儒教一門。並無他教雜乎其中。至周末而正道失傳。異說橫起。洎乎佛老出。而上古相傳之真教。遂蕩然無存矣。可勝悼哉。但人雖矜竒立異。而揆之本然之良。實不能舍教以立身。如宋王安石居心執拗。傲然自是。上空前古。下蔑後今。原係無教之徒。後乃酷好釋教。不辨其非。以是知教也者。乃發於本性之自然。非由外鑠我也。若然。人苟無教。則縱慾敗度。行同物類。反邪教之不如矣。故勿論人之邪正。皆欲有教以爲遵循之準。如

人行路。雖逃正路。而岐途與正路相髣。僞教與真教似同。蓋有僞教方知有真教焉。倘無僞教之謬傳。何以顯真教之實理。爲今之計。其最關緊要者。惟是於諸教之中。擇一至真之教以爲適從。方有定準。何也因真教惟一。僞教無窮。倘教出多門。人心何以歸於一是乎。夫真教旣惟一。必當辨其何爲真教。何爲僞教。使天下之人。曉然知真者當遵。僞者當拒。庶真道明。而人心歸一矣。曩者未聆至教。私心竊謂。雖設教者各立門戶。必各有一理存



乎其中。似不必深非。今聞天地間惟有一至尊無對之上主。無始無終。無聲無臭。全能全智全善。實爲肇造天地神人萬物之大元。又云人之靈性。爲上主從無而造。有始無終。不死不滅。生前善惡。死後賞罰。大哉論乎。斯其至矣。予不能不心悅而誠服矣。蓋此兩端至理。最關緊要。洵爲諸道之大原。萬理之根柢也。倘立教無此兩端至理。則不辨而知其爲邪教矣。蓋必推原有此大主。然後人之昭事有本矣。聽命有由矣。報恩有地矣。又人之靈性。

必有始無終。不死不滅。人旅斯世。必將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以待至公之上主。賞罰於身後矣。此兩端至理。微獨五經垂訓。炳如日星。卽子思子作中庸。所謂率性之道。修道之教。亦不外此也。今幸矣。聞子格言。復徧考經書。知乾坤內外定有一上主。且係至公。降祥降殃。多俟身後。悠久無疆。絲毫不爽。又知人之靈性。乃上主降衷。實係神體。非關形氣。明乎此誠。如撥雲見天。他教雖議論高超。鋪張揚厲。但無此兩端至理。爲之綱維。皆虛



而不實。浮而無根。雖終身由之。必不能積德修善而獲真報也。曠觀今古。立教多門。然其所以立教之宗。非謂理氣。卽云太極。非談空。卽說無。甚且假輪迴之誑說。誦誘愚痴。所論賞善罰惡。俱在現世。所論天堂地獄。不但與上主至公之義相悖。且與人靈性之實義。亦大相刺謬。詎得謂探本尋源之真教乎哉。嗟乎。中心搖搖。竟弗能決擇一教。以爲指南矣。將欲舍教以立身。又恐來爲我之譏。今已矣。吾守五倫以盡人道可也。但五倫者人道也。知

盡五倫。而不知推五倫之大本大原以從事焉。則又得半而失半也。莫知從違。折衷於子。定有明示乎。

第二篇論但守五倫不足爲真教

先儒曰。子遵五倫以盡人道是已。然盡五倫而不推本於五倫所自出之原。其道尚歉然而未足也。夫五倫係於君親。而上主者五倫之大原也。子盡孝而臣盡忠。乃人盡人道於君父之前耳。上主爲生養萬民形神之大父。又爲宰制乾坤生前死後賞

上主係五  
倫大原



善罰惡之共君。何以盡人倫之道於世上之君親。而不思盡大倫於天上之大君大父乎。當知五倫之道。賦於上主。盡五倫而不推原於上主。是循其末矣。而探本則未也。夫豈可哉。夫修德積善。必由內而發。斯爲真實。所謂意誠而後心正也。苟行善而意不誠。心不正。則德非真德。徒飾德貌耳。故上主乃萬善之本。其美好無涯。慈恩無盡。若修德而專向上主。則本源清而志意正。不然。意必不誠。心必不正。非要譽於鄉黨。卽干祿於朝廷。若而人私

欲橫流。而將順其私。蓋奉其一身儼如一上主矣。或者盡五倫之道。爲國家享太平。爲身心增德行。則是奉國家與德行爲上主矣。何也。盡五倫之道。而祇爲國家臻久安長治之休。靈性有學問道德之美。而不推本於上主。詎非奉國土人民。一己之身心性命爲上主乎。夫人所當欽承弗違。圖報莫盡者。此上主也。蓋吾人外而形身。內而靈性。罔非此主賦畀。賦耳目手足。則有聰明恭重之德。賦子臣弟友。則有孝悌忠信之理。由此而言。盡五倫者



盡大倫於  
上主較盡  
五倫於人  
更爲吃緊

則在人。而定五倫者則在上主。是知五倫者。乃上主所定。吾人爲善當然之序也。是故吾人爲善。須拔本清源。廓然大公。特爲上主而爲。然後德爲真德。善爲真善矣。譬之一人泛海。遭颶風。壞其舟。其人蕩漾波心。死在須臾。幸執片板。浮水至海嶼。無人之處。其地寂寞。並無人跡。斯時也。孑然一身。更無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等。可謂此人卽脫然五倫之外。無當盡之大倫乎哉。雖不獲已而離世上之君親師長。而天上之大君大父大恩師必不

可離也。蓋無地無時無上主。卽無地無時無當盡之大倫也。人能盡大倫於天上之大主。必能盡五倫於世上之君親。夫然後大經克正。大義克盡。五倫方克全矣。此卽吾先賢所謂不顯亦臨。無斁亦保。念茲在茲。敬於一而不敢或貳其心者也。夫國家有五倫。盡五倫於世上之君親。則家有孝子。國有忠臣。然後世上之君臣父子相通。家齊而國治矣。六合有大倫。盡大倫於天上之大君共父。則宇宙多仁人。寰區多義士。然後天上之大君共父與



人不與上  
主相通則  
人與人相  
通者不過  
私欲

吾人相通。乾坤內外之教法彰矣。吾人必互相維繫。方得相通。苟人與人不相通。則世道悖違。人事乖亂。人與上主不相通。則生不知其何所來。死不知其何所往。現在所行。究不知其何所爲也。由此觀之。盡大倫於上主之前。不較盡五倫於人之前。更爲吃緊乎。○人之本性。喜同居。不喜獨處。故必父子相親。君臣相孚。朋友相須。倫常定而後人心方安。不寧惟是。且寰宇內有肇造乾坤之大主。必與上主相通。而欽若弗遑。拜稽恐後。然後此心方

愜。此無足怪。乃人之秉彝。自然而然。非勉強而致者也。豈類禽獸趨叢走壙。喜野居而厭囂處。冥然而無真向乎。倘人與人。但以形相通。而未以其神與上主有默相契合者。則人與人相通者。無過貨財耳。私欲耳。非率性而然。乃自私自利之情使之而然也。論上主無日高高在上。吾茲藐然。混然中處。遂不獲與之相通也。今觀天高明上覆。地博厚下載。萬物雜陳其間。變化莫測。功用昭彰。正顯示上主全能神智至仁之妙。福德無疆之美。令人仰



觀俯察。悚然而知其中定有一造化天地宰制羣生之大主。誠宜感恩報德於無盡耳。況吾人率其本性。不待思慮。不待勉強。於利己者則好之。害己者則惡之。遇奇美而嘉賞。觀醜惡而厭憎。不但此也。且欲善而向真。受其恩必思報其德。順其心不敢違其志。敬老慈幼。忠君孝親。凡若此者。俱係良心固有之理。上主真教之階梯也。蓋天地間有形之美好。世上有形之君親。莫非迺我蒸民。識認天上萬美好。萬福德。恩義無窮之上主也。必如此然。

後宇宙間。真教實義。方能由粗達精。由淺知深。漸入真教正路矣。不然。則良心乃上主降衷之恒性。不將徒然賦之。卒不獲宇內真主以事之乎。○或曰。吾恪守本心之理。盡五倫之道足矣。奚必遵奉一教以爲持循乎。當知吾人本性。雖具聰明才智。倘不立教以品節之。非過則不及矣。教也者。所以抑其過。勵其不及。使之歸於大中至正之真教者也。蓋本性之良。以明理爲職。乃上主所賦。能明庶物。察人倫。分是非。定從違。自然之權衡也。但人之

欲盡五倫  
當推原上  
主



本性不足恃。高明者或泛鶩於空虛。拘謹者或阻格於昏墮。必有真教以爲之閑。則本性之聰明才智。庶不致放蕩無羈。委靡不振矣。姑不論此。倘吾人居世。昧然一生。竟不追遡天地間有一赫赫明明之上主。欽崇其德。圖報其恩。可謂其人能守本心之理。盡倫常之道者哉。何也。上主係降衷大主。賦性真宗。守本心之理。盡倫常之道。必推原此大主而欽承焉。然後本心之理以全。真教之實義斯克盡矣。○盡大倫於上主之前。則得上主之歡心。

人盡大倫  
於上主必  
盡五倫於  
人

生前死後。必蒙福祐。盡人倫之道于人之前。則國家享寧謐之休。奏太平之效。蓋事人之道。與事上主之道。兩者原屬一致。上主于賦畀之初。已定之矣。是故人盡大倫于上主。未有不思盡人倫之道于人世者也。但欽若上主。更爲綦重。倘昭事上主之心有缺。而人倫未必克盡也。盡人倫之道于人世。而不思人倫之道本于上主。是惟知盡人倫之道于世上之君親。而不知盡大倫于天上之大君共父。人道雖云克盡。而上主不償其功。卽償之亦



不過以世福報之而已。以此而論。子謂盡五倫之道。卽足爲真教。不誠缺而未備乎。

第三篇論宇內當有真教

吾人欽崇上主之心愈專篤。道理愈精明。愈浮淺。道理愈昏昧。子試觀異端悖理。其心性昏昧。不可言盡。貪想常生。取童血以當藥。妄期冥侍。作木偶而從屍。敬禮神佛。演不潔之戲文。離經而畔道。祈禱雨澤。行無稽之禮節。亂俗而傷風。諸如此類。總緣昧失真教之正傳。故謬戾百出而罔覺也。蓋真

異端昏昧  
因失真教

真教能補  
國法不足

教如日。太陽高懸。光照天下。而黑影自無矣。○人具靈性。雖明善惡。辨是非。然而本性之明不足恃。宜有國法。示之章程。遏其私欲也。但國法雖嚴。而黜陟往往不明。故巧詐之徒。掩其不善。而著其善。竟致漏網以逃生者。不知凡幾。且國法不過治其身。不能治其心。真教能補國法之不足。因真教有至威靈。至赫濯。至公至義之上主。時時監觀人心。而不爽。惡盈而罰隨。不惟暫罰于生前。且嚴罰于身後也。若然則真教有補于國法者大矣。○好善



宇內當有  
真教講明  
上主賞罰  
不止現世

惡惡。人性之本然也。但克慾修德。必逆己私。然而  
明知私欲難制。而奮然自興。苦身克己。不畏其艱  
者。乃上主賦畀之初。命人以當然之理。莫敢不如  
此也。故順之者。則身後定膺重賞。悖之者。身後定  
膺重罰。近代儒者。論行善之美。作惡之醜。褒之貶  
之。可謂至矣。然福善禍淫。祇言現世。不及身後。如  
此之論。何以警頑殘之心。使之改惡而遷善乎。此  
無他。因其曠觀今古。行善者多困苦終身。作惡者  
反快樂一世耳。然因此更曉然知寰宇中。定有真

真教能治  
人身更能  
治人心

教。迺蒸民趨善避惡。以膺身後之真賞真罰也。○  
邪說橫行。壞人心性。執真教之理。提撕警覺。如人  
身染瘋狂瘟疫等症。語言行事。紊亂失序。雖以正  
言。誨之諄諄。令其醒悟人事。無奈其病已深。徒勞  
無益。非遇良醫。施以善劑。除其病根。則其病愈染  
愈深。不陷于死亡者。幾希矣。今二千年來。異端雜  
出。逆理亂常。迷人心志。害人本良。中國儒者。雖具  
一己之論。闢異端之非。令其遷改。卒不能變其邪  
心。歸于正道。何以異是。悲哉悲哉。當今之時。正宜



講明真教。確認上主。直指乎降祥降殃之顯赫。申明夫賞善罰惡之大權。斯邪正立見。真偽昭然矣。蓋真教能治其身。兼治其心。外而規矩嚴肅。秩然不紊。內而誠意懇至。肫然弗移。苟真教之是遵。則既明宇內之真主。又明真正之賞罰。而邪教自然熄止矣。蓋吾人私欲日深。情好日偏。富貴淫其心。安逸蕩其志。異端邪說。又從而蠱惑其性靈。是故驕奢淫逸。無所不至。放辟邪侈。無所不爲。心如病狂。豈不然哉。不有真教實理。誨之改遷。何以拔人。

必有真教  
然後人心  
歸一

心之陷溺。超乎萬物之上。使之卑視自己。而欽崇上主乎。○今觀宇內各立新說。或認理爲主宰。謂天地間何有我冠博帶之上主。至子論鬼神。乃執兩可之見。謂信之則有。不信則無。謂有亦非。謂無亦非。且謂冥冥事神。殫其心于不可知之理。何如昭昭事人。用其力于有可憑之事。如此立論。原欲黜異端淫祀之非。卒之淫祀不能黜。而上古神道設教之真傳。反因此而愈晦矣。是故道不同。不相爲謀。儒闢釋。釋闢道。道闢釋。二千餘載。互相爭論。



真教能區  
分邪神正  
神

各不相下。以是知當有真教昌明斯世。然後人心  
歸一。認上主而欽崇之。任邪教猖狂百端。不能不  
漸就消滅矣。○邪法害人。往往以小利投人。以所  
甘。如人身染毒瘡惡疾。痛不可當。邪法能令之暫  
愈而稍安。又邪法祈雨。倏忽之間。風馳雨驟。究之  
地未潤而天已晴。斷不能使甘霖普降。四野霑足  
也。自古方士妄行。俱係魔助妖人。並非正人君子。  
乃係貪財好色之徒。以報復爲心。憑僞神以惑世。  
借邪法以營生。用遂其私欲之隱念耳。蓋邪法偶

崇奉真教  
能免異端  
諸苦

著其效驗。非人力所能。或有惡神藉氣成形。威嚇  
人心。或身高數丈。或體矮經尺。或青臉紅髮。或巨  
齒獠牙。且口吐火雲。身發臭氣。形容醜陋。異態非  
常。此不爲異。乃上主鍾愛吾人。使之現此怪形。知  
非正神。防其害不被其誘惑耳。夫有邪神。必有正  
神。真教者乃區分邪神與正神。不容或紊者也。譬  
之藥有補劑。壯人元氣。邪氣自難侵傷矣。○酷信  
異端。諸苦咸集。心志迷亂。紛擾不休。或婚喪嫁娶。  
或安磨上樑。以及起居動靜。語言行事。卜吉則行。



卜凶則忌。家業蕭條。賴風水不美。破費而遷墓。宅園作崇。慮屋宇不祥。耗產而移居。總之禍福之念。深入肺腑。妄謂如此則吉。如彼則凶耳。不知吉凶禍福。死生富貴。皆上主所定。非人力可求。故終身趨吉。終身避凶。卒之求吉不獲。而災禍頻來。如人身立高山之巔。四面爲大風颺搖。無時寧止也。倘移信異端之心。轉而崇奉真教。則生前惟上主是遵。死後有真福可望。是非明。邪正判。羣疑頓悟。異端諸苦。亦無自而來矣。○真教昌明。人所欽崇者。

真教至理  
無過不及

惟一上主。且知身後之賞罰。至公極明。絲毫不爽。遵行真教實理。大中至正。無過不及。倘行善無真教。以爲準則。非過則不及矣。憶昔一人。向吾前自矜其孝思純篤。問之曰。願割肉事親。又如淫慾。莫過。爰娶多妾。妄解孟子不孝有三。無後爲大之論。外著其孝親之名。內遂其私欲之念。以致妻妾滿室。耗費家貲。參養不足。不遑恤也。謂生男乃家門之幸。上可以承祭祀。下可以光門庭。故生男則闔家歡欣。族黨恭慶。生女則父母不愉。隣里不快。非



棄之隘巷。卽沉之水中。此種惡風。越地多有之。國法戒殺人。乃往往不顧法律森嚴。手刃父仇。自謂不共戴天。家貧雙親病卧牀第。慳吝成性。不肯延醫辦藥。以慰親心。安之生前。親沒則稱貸銀錢。變賣家資。誇孝名于鄉里。裝體面于親朋。甚至保自己之愚忠。殘多人之性命。史記金末。宋元舉兵圍汝寧。數月不通。糧絕食盡。殺僧人婦女五歲幼童。食其肉。死守封疆。以顯其盡忠于國家。種種行爲。大乖中庸之道。逆本性之良。豈不偏不倚無過不

真教爲人  
修德準則

及之真教乎哉。○真教如太陽。光照萬方。行路者依此光而行。必不失蕩平之路。致有岐路之悲。無真教。微獨修德無真向。且遵道而行。半途而廢。易入岐途。而無貞固之守。有真教以爲之準則。則心志光明。規誡嚴密。修德有輔翼之方。進業有勸勉之道。有罪愆則遷改有門。避惡風則防備有法。倘無真教。修德進業。皆不能合乎中庸之道也。蓋修德如射。失諸正鵠。射雖工。何能中的乎。○真教不偏不倚。無過不及。所謂中庸之道也。蓋吾人修德



真教能化  
人心之偏  
區分人倫  
之序

無真教則  
人無真德

進業。所作諸事。向上主則公。向一已則私。真教者所以化人心之偏向。而欽承一上主也。且區分人倫之序。使之各循其本倫。各盡其本職。因此本倫本職。俱上主於命性之初。各賦以當然之則。不容稍乖。致有離經畔道之失也。○無真教則德非真德。必雜以世福之想。試觀今世修德者。殆不乏人。或期功業高乎一世。或慕美名垂於千秋。不過以私克私。此私未克。彼私旋興。或爲清高而遠色。或爲強健而節食。或慮功名有失。循分而供職。或恐

天地萬物  
內惟人能  
奉行真教

人信上主  
信身後有

一驕縱致譏。謙恭而遜順。總之未明真教實理。故所行之善。皆根私欲而發。豈真善實德乎。○天地萬物中惟人最貴者。因其能明物理。分辨是非邪正耳。故能察真教之正理。而無過不及之差。且天地無知。萬物無靈。俱賴人樽節愛養。傳上主之命。使之各遂其生。各適其性也。何也。惟吾人能遵奉真教。圖報上主之恩。確聽上主之命。非強爲也。乃率性而然。不得不然者也。○今有兩人於此。此一人也。篤信真教。欽崇上主。且信身後之賞罰。絲毫不



賞罰較不  
信之人大  
可倚靠

上主賦人  
好善之德

卽定已爲  
人之向極

惟真教能  
警君心正  
風俗

爽彼一人也。執迷不信。試問此二人。吾將何所取乎。信上主者。在家庭必盡孝。在朝廷必盡忠。在朋友必有信。相托以事。必能成吾事而全吾謀。吾必取焉。蓋人倫之道。命於上主。賞罰之權。掌於上主。人苟欽崇上主。信身後有賞罰。必能內盡實心。毫無虛偽。假如此兩端道理。虛而不實。人能信之。於國家尚有大益。何況信上主。信上主有賞罰。此兩端至理。係有根有據。不容或疑之真教乎。○上主賦人秉彝之良。必有深意存其間。豈止欲其俯不

作於人。謝無過於君親乎。豈止欲其返躬自審。無愧本心。自喜其德行之純全乎。非但此也。推上主降衷本意。賦人以好善之德。卽定已爲人之向極。啓迪人心。使人遵守所立真教之理。更宜契合上主之心。非但止順人意焉耳。○今儒或援引舊章。或自立新說。思欲移風易俗。但風俗日壞。私欲日深。莫能挽回。如人身染毒瘡。深入臟腑也。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此之謂也。以是知宇內當有真教。指明天地間有一上主。操賞罰之權。監觀人



心之隱慝。拔除私欲之惡根。方能使人爲善去惡。奮然自興。深悔從前之舊污。勉行今後之新善也。又歷觀史書。紀人君所行淑慝。天上所垂兆象。用以警惕君心。望其敬畏時存。用意未爲不美。但警惕君心。自有至論。今乃謂天上兆象之祥否。俱係人君之善惡所致。其論固非確實。其事亦或無效。驗。何言之。試觀昏庸之君。荒淫無度。雖名之幽厲。悍然不顧。明聖之主。勵精圖治。卽屢著災殃。兢兢然不同。故堯有九年之水。湯有七載之旱。而聖君賢

其教能明  
何爲私欲  
何爲公理  
故行善有

相。正可藉此修省其志意之邪正。政治之得失。思有以挽回上主之義怒耳。蓋降祥降殃。考之古今。無論治世亂世。多有其事。其不足以警惕君心也明矣。以是知宇內當有真教。彰明上主賞罰之公義。不專在生前。而死後更著更明也。必如此然後君心戒懼。臣心警惕。胥體上主之心以治國家。則私欲之根自除。風俗方能漸歸醇美矣。○私欲不除。則行善甚難。如理當如此。而私欲阻之。不能遂其行善之願者甚多。若明其何爲私。何爲理。然後



準

宇內當有  
真教切指  
身後之真  
福真禍

行善方有準則。然而人之明悟。易為私欲所蔽。既為所蔽。斯時中心搖搖。將認私為理。認理為私。卒不能擇一真善以為適從。真教能明白切示。孰為理。孰為私。啟我明悟。助我材力。能拔私欲之根。於天下之理。皆能坦然行之。而無疑矣。○好樂而惡苦。人情也。蓋縱其私則樂。克其私則苦耳。以是知當有真教。切指身後之真福。極樂無窮。不似縱慾之邪樂。偽而且虛。詳言身後之真禍。極苦無盡。不似克慾之誓苦。微而易過也。他教克已修身。凡所

作為。非以理為主。即師心自用。悖逆上主。聽賞罰於自然。名雖修德。實遂己私。不過專想世福耳。獨有真教。講明上主為乾坤大元。彰善癉惡。使人心知身後真正賞罰。兢惕淵默。而不敢稍萌私欲之念。且有作聖作賢之妙道精理。勸勉吾人。欽崇上主。以馴致乎聖人之域。斷不以他途易其心也。○真教指明人性尊貴。高出天地萬物之上。故教人格物致知。誠意正心。明其明德。以契合上主。邪教則卑賤人性。而尊貴天地萬物。或謂人與萬物為

真教指明  
人性尊貴  
高出萬物  
之上



一體。雖糟粕煨燼。論氣則殊。論理則一。究之總歸於氣也。或謂人可轉為他物。故人變物。物變人。彼此輪迴。貴賤無分。或賤人而貴物。奉山禽野獸為神明。或重頑而輕靈。拜蒼天厚土為父母。甚或誤認己性。云尊貴無偶。妄謂能駕乎天地。真主之上。嗟乎。總因昧乎真教之理。故縱橫其說。肆無忌憚。以至此也。若夫真教之理。大中至正。洵正道之指南。人心之權衡也。定吾人之本倫。品超萬物之上。貴而且靈。位居上主之下。卑而受造也。

第四篇論真教惟一不能有二

真教能開  
人心暗昧  
歸向上主

後儒曰。世上不能無真教。如天上不能無日。倘天上無日。則宇宙昏冥。人事盡廢。世無真教。則人心昏昧。天路迷惑。是知真教者。所以開人心之暗昧。使之歸向上主。盡欽崇之道。誠善生福終之正諦也。其有益人世。寧有盡乎。雖然。但曰宇內有上主。人死之後。必有賞罰。執此兩端道理以教人世。即足為真教乎。今觀宇內多立教門。俱謂天上有主。陟降善惡。然紛紛立論。彼此刺謬。可謂其俱係真教。



乎。上主係宇內共主。天地元尊。欽崇之道。宜萬國相同。不可有二。乃徧察萬國。欽崇上主之理不一。若然則教出多門。紛然不齊。俱可稱真教乎。夫教出多門。必各執已見。相觝相排。相爭無已。上主乃萬民大父。慈惠靡極。生吾人類。定欲其相親相愛。互相維繫。乃起視斯世。異端雜出。不啻如敵國相爭。矛戈相向。仰維上主。乃萬真之原。愛真而惡假。必大發慈惻。決不忍人世以虛偽相將。彼此仇對。定立真實之禮。使人從中分別真偽。如太陽當空。

而真偽昭然共睹。豈肯使偽教有亂於真教乎。

先儒曰。然。然。真教惟一。原不容偽教雜乎其中。原其初。固定實理法程。分別真偽。使人遵守。徧考經書。證據鑿然。迨後人心不古。喜新厭故。邪教紛出。而真教方晦也。今真教之理。剴切詳明。辨論之下。子自曉然。知偽教之虛。真教之實矣。夫天地萬物。有始。前論已悉。無庸復舉。且論夫上主初造人類。兼有二者。一屬神。一屬形。二者相較。神重而形輕。萬物所以養形。真教所以養神。養形者已全備。無缺。

真教係上古所傳之古教



而養神之真教。或有缺焉。斷無是理也。是故開闢之初。真教之傳。已燦然明備。無纖毫缺略矣。蓋真教之流行。如日月之經天。山河之匝地。無論人之多寡。地之廣狹。俱有真教行乎其間。夫真教爲人而設。無人則無教。有人則真教卽昭明於世。以是知上主乃造人之大主。立教之公師。人係上主所造。教係上主所立。然後教爲真教也。必如此。吾人存心養性。天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方能生順死安。復命歸根。而無遺憾矣。不然真教不明。邪教日盛。

惟人能遵  
奉真教以  
報上主深  
恩

何以返上古真教中正之實理。滅異端偏謬之妄行乎。蓋真教者。乃先儒相傳上主所立之古教也。凡有新說。皆今人所立之異端耳。○上主具無限能智。無限恩德。然無形象。無聲臭。塊然天地。蠢然萬物。夫孰知之。孰感謝而欽崇之乎。惟人也。靈超萬類。秀出等夷。非天地萬物可與比擬也。上主造天地萬物。正使吾人因此而識上主至德靡上。厚澤靡窮。遵奉真教。圖報其深恩于莫盡耳。足徵真教者。從開闢已有。非後世始興也。○夫事始於今。



真教係上  
主所立中  
庸之道他  
教係後人  
作成

理始於古。真教之理。乃中庸至理。自開闢而已然矣。粵稽上古。真教卽流傳斯世。炳如日星。人奉真教。卽是遵從上古以來相傳之正道。非逆古教。而更立新說也。夫真教既爲古教。則古教必離開闢不遠。其間聖聖相傳。真道昭然。實理確然。準此而行。大中至正。必不致有過不及之差。不然。人苟自恃聰明。無知妄作。定迷真教。而入岐途矣。何也。他教係後人作成。其所論之理。並無真據。真根。觀其外則折規中矩。儀容氣象。藹然可親。察其內則縱

慾敗度。醜態惡狀。鄙哉可厭。譬之墳墓。外設色而內朽腐也。以此可知立真教者。定係至尊無對之上主也。人立之教。必自誇才高。俯視一切。謂衆人皆醉而我獨醒。衆人皆濁而我獨清。矜奇立異。自闢新說。蔑棄上古之真傳。謬執一己之偏見。順私情而害靈性。蒙理窟而悖真宗。不辨而知其爲異教矣。今謂真教卽是古教。此據古經。切實有本。非我杜撰也。孔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倘執此言質之老彭。彼必云。我亦若是。寧敢

上古真教  
世世相承



真教遺跡  
各國皆存

妄作。且執此而遞質古初。莫不云然。是知真教之  
行。世世相承。罔敢或替者。當開闢之時。定有上主  
所生之人。上主已將此真教之理。諄諄告飭。不啻  
耳提面命以傳之矣。以此而論。則佛老之教。理氣  
之說。太極陰陽之論。以及太乙太虛太和五帝等  
論。昉于何時。皆有歷朝年月可考而知。其非上古  
相傳之真教。不誠彰明較著乎。○天下萬國。相隔  
甚遠。彼此不通。雖人心好怪。各國不無異學雜興。  
然上古所傳真教之跡。尚存什一於千百。未嘗盡

亡也。如遇天災流行。或誦經祈禱。或悔過自新。婚  
配則當空叩拜。盟誓則立願明心。且兄妹不爲婚。  
親疎必有等。禮儀昭明。不容或紊。又我中華。代代  
相承。舉行郊祀大禮。前期數日。大君虔居別宮。羣  
臣齋戒官署。至期則致誠致懇。拜跪趨蹌。莫敢或  
怠。是明知天地間有一上主。而欽承弗違也。觀此  
弘規矩典。禮儀攸隆。各國皆然。更係上古真教所  
遺之寶跡也。

第五篇論真教惟上主所立



真教與他  
教不可等  
量齊觀

真教爲古教。上古之人已確當遵守矣。但真教之理純粹精微。全備無缺。惟全能全智之上主方能立之。非惟聰明才智之士莫能定之。卽盛德絕倫之聖人。教思無窮。愛人無已。終限於能智不足耳。是知天地係上主所造。人係上主所生。真教亦係上主所立無疑矣。故夫人立之教。雖外面裝點。備極觀美。然或棄實而崇虛。舍本而求末。久假不歸。烏知其非有也。人苟卽造物主所造之萬物。與人所造之器皿。精察而明辨焉。其能智懸殊。誠有不

可髣髴萬一者。試證之。人所作之通草花。與造物主所造之鮮花。一則鮮妍本於生成。一則美色資乎物料。又證之。良工所作之渾天儀。與造物主所造之天地。人造之渾天儀。雖日月之運動。七政之流行。宛如一小天地。然不過用物成物。小而且微。暫而難久。豈若上主用其全能。乾坤廣大。萬物紛。一命而萬象咸出。運動無息。千古莫能朽壞乎。由此觀之。人立之教。與上主所立之真教。斷不可等量而齊觀矣。○人心有靈。靈則能推明乾坤之



真教與旨  
人不能測  
故不能立

內有一上主。加敬加畏矣。然上主尊貴無上。必舉行何禮。以展其恭敬之誠。非有真傳。未能盡知。又人之靈性。永存不滅。死後定有真正賞罰。賞善人。以如何之福。罰惡人。以如何之禍。且欲獲此福。當修何善。欲免此禍。當避何惡。此係造物主之立旨。其理幽深莫測。超人靈性之上。雖因天地間有形之物事。極力推究。奈人之聰明有限。不過知宇內有上主。必不能透知以上所云上主立教之立旨。畢竟何如也。譬之一幅極美畫圖。按其線法之工。

點染之巧。其筆墨之精良。係畫工外露之技藝。此可得而知也。但其居心忠厚與否。行事方正與否。此不可得而知也。不但此也。試近取諸身。卽靈性不死一事。內返中懷。尚覺恍惚無憑。又獲罪上主。上主或赦與否。卽赦矣。當行何禮。以補前愆。苟得重罪。上主果寬其既往。與以自新之路否。種種諸疑。理與義深。俱非人之識見。可以推明者。倘昧昧終身。是存不能順。歿不能寧。其所關豈淺鮮乎哉。是知惟有上主所立之教。至真無偽。本末兼該。始



上主真教  
能明真實  
之理闢異  
端之謬

終一貫透切講明以上諸理。方能使人心醒悟。知上主生人於世何爲。知吾人作何修爲。始能與上主心相契合。永久不離也。○天下之事。苟與人之靈性無涉。上主秘而不宣者。或有之。以其與世道人心無關輕重耳。如有天地以來。至今幾何年。太陽距地幾何遠等理。此事人可以知。可以無知者也。若夫上主肇造天地。神人萬物。造天地萬物。養育吾人。生人如此尊貴。如此靈明。而在世多苦。並無真樂。且人之靈性。永無死滅。生前善惡。死後賞

罰。此種至理。於世道人心。所關匪輕。上主必特立真教。以誨人之不及。使知真教之理。徹天徹地。無所不包。感恩圖報。以盡昭事之禮。斷不令人枉過一生。昧然不知也。況乎邪說誣人。風俗日壞。人心蒙蔽。不向真宗。雖異端荒謬。害盡天下。然喜其誕妄。篤信無疑。至於人之靈性。無死滅。身後有賞罰。真據萬千。微獨不信。且加疑焉。此無他。因異端惑人。講張爲幻。非誘人以後世之福田利益。卽許人以今世之富貴功名。非談空以枉生。卽主理氣以



立命。此種異說。中人心願。投人私情。故一人倡之。千萬人和之。一世作之。千萬世述之。無有底止也。嗟乎。異端流毒。深入肺腑。當今之世。卽有人焉。毅然而談乾坤內外。有一皇矣。上主。臨下有赫。上主。臨女。無貳爾心。且云上主降衷之恒性。永存弗滅。降祥降殃。不祇生前。兼及死後。如此偉言正論。宜乎奸回聞之而警心。頑殘聽之而喪魄。無如逆人私情。除人妄念。不但不能悅服人心。且羣起而力排之。抑獨何哉。以是知當有上主所立真教。循循

上主所立  
之本清源  
之真教能  
洗剔從前  
一切惡根

善誘。將生前死後之大道真傳。講明切究。然後方能使人心之疑根頓釋。而異學荒僻之行。庶不致肆行無忌矣。○但人之私欲。錮蔽已深。極願宇內無此上主。昭察人心。可以任其私欲橫流也。作如是想者。蓋謂惡人居世。作惡靡止。而富貴終身者。所在多有。設使賞罰惟在現世。必自喜其可以偷生幸免矣。所以自出已見。立異說以惑人。謂天地間何有威靈赫濯之上主。監觀人心之淑慝。降祥而降殃。吾人何有品超萬彙之靈神。推明是非之



公理不死而不滅。不過一元氣之升降飛揚。而變化化。生生死死。皆是道也。此種異說。大乖正理。何怪人之聰明。因此日蔽。私欲因此日深。陷溺深而無由克自振拔乎。是知當有上主所立。拔本清源之真教。洗滌從前之舊染。剔除私欲之惡根也。○非天子。不議禮制度考文。倘一窮鄉小民。目無天王。傲然自是。擅敢僭天子之威權。議禮制度考文。非但戕及其身。亦誠可大笑也。惟大君有治理天下之權。方可制禮作樂。以收天下之人心。使之

立真教權  
係上主人  
不可干

率由王章。不敢違理而犯分。惟上主能操宰制乾坤之柄。方可立真教。明大倫。以攝萬世之人心。命之謹凜教規。無得蕩檢而踰閑。設天子不立法。羣黎何以遵守。上主不立教。萬世何以欽崇。蓋奉天子之法。惟謹者。小民之當然也。奉上主之教。弗違者。生人之大功也。但人不論聖賢。不論愚魯。雖蜂蟻微物。莫違其性情之所以。卽返觀內照。一己性情之淑慝。亦不能昭然而直通。由此而論。卽聰明睿智之聖。明庶物之理。察人倫之道。決不能直通



上主性情之美。尊貴之體。安能定昭事上主之禮。與上主之美好福德。可以允合乎。即使定之一時。而行之萬世。未必無稍差謬也。蓋昭事上主之禮。微獨外盡其節文。尤當內盡其誠心。人心之隱微。難測。人雖聖賢。但能察其外。莫能攝其心。惟上主全能全智。造人形神。賦之靈性。命之理義。順之則善。悖之則凶。人雖善隱。斷莫能逃上主之監觀而約束也。故惟上主方能立真教。使人修其心之本德。對其獲罪之由來。施以神病之良方也。○君前

失禮。按律定罪。罪不容誅。人前失禮。必負荆請罪。方能釋然。乃皇皇上主。尊貴無偶。獨無所立真教。欽崇上主之實禮乎。倘悖真教而失欽崇上主之實禮。必獲罪上主。可謂其無關輕重。不降嚴罰乎。○人之私欲最殘毒者。無愈復仇好色二惡念也。人雖明知絕倫。往往陷溺其中。蕩而不返。蓋二者之私。固結心中。大殘元性。卽用力克之。無奈其力不足何也。惟上主所立真教。賦人神祐。增人神力。能令人深察此中病之緣由。力拔此惡念之根柢。

真教能去  
人復仇好  
色二惡念



而不使其潛滋暗長於隱微之中也。○草木甚微且賤。造物主尚施恩保存。不合他物有傷。故生而或具盛葉。或生荆茨。或具厚皮。以防身而免害。況乎吾人較草木貴而且靈。所稟良知良能。能明至理而行大道。但七情亂動。事物紛擾。習尚日非。其汨沒我性靈者。誠併力而齊攻矣。造物主既賦人以良知良能。則慈愛而保全者。較保獲草木。必萬萬超出。斷不忍坐視其危困。不立真教以拯救之也。○造物主初造天地萬物。獨加厚吾人。賦之靈

惟上主所  
立真教能  
廖人靈病

性。別賜良和。超越物類。因人方主命。獲罪上主。由是性根頓喪。私欲叢生。累我性靈。如身染疢疴。世世以重。苟信從真教。必可救療。倘諱疾而忌醫。不自承認。則靈病日篤。雖有良醫。莫能救也。但中國真教失傳。人性已壞與否。皆昧然不知矣。試觀今日之人。返心自問。未有不白恨其私欲憧擾。朋從爾思。氣象乖張。縱恣敗度者。若非人性已壞。自主委靡不振。何至私欲汨我性靈若此其甚乎。是知惟上主所立真教。指明私欲之根。有一惡必有一



上主立真  
教正施以  
應靈病之  
神方

良法治之。如良醫治病。對病下藥。病罔不瘳也。無  
如人心蒙蔽已久。謬執私見。莫識罪原。竟謂人之  
下愚不移。自暴自棄者。皆係賦性使然。人力無如  
何矣。如此立論。大負上主賦人良知良能之慈恩。  
洵上主之罪人也。○人未有不好善而惡惡者。是  
人性本善可知矣。然而好善而善不加修。惡惡而  
惡不定改者。豈非人之靈病日深。以致私欲蠹我  
心性。不能克自振拔乎。孔子教人克己。大學教人  
明明德。是明知人之明德為靈病所拘。私欲所蔽。

上主真教  
能令人防  
異端之害

喪其本然之明德矣。不然。則孔子教人克己。大學  
教人明明德。不皆為多事乎。語云從善如登。從惡  
如崩。是人性已壞。更可知矣。如人形軀本來壯健。  
但染寒熱等症。厭膏粱而甘酸辣。非膏粱不足以  
悅口。身之病累其口之味也。上主全智能察人心  
之隱惡。故立真教。施以應症之神方。則私欲雖勝。  
無所容之矣。○夫天下之事。雖無一定。而理乃一  
定者。精通性理之士。明知乾坤有真主。身後有賞  
罰。而謬談性理之徒。乃謂天下之事。俱屬氣數之



偶然造化之適然。此二人孰是孰非。必有能辨之者。而世俗者流。竟茫然不知其非也。既不知其非。必大開異端之門。異端思欲惑世誣民。正可藉此氣數偶然。造化適然之語。作爲話柄矣。其流毒於世。豈淺鮮乎。是故雖有一二高明之士。起而痛斥其非。無奈狂瀾橫流。莫能砥柱。當日孔孟深慮此語。大害人心。備述上古相傳之真道實學。思以正人心。息邪說。放淫辭。卒之孔孟既沒。而邪說淫辭復興。至今日而更盛矣。惟上主所立真教。能正人

心之狂惑。解諸疑之昏昧。障百川而東之。迴狂瀾於既倒。拔本清源。決不容其蔓延流毒於人世也。如世有毒草。鳩人性命。上主尚生他草。解其毒以防其害。何況異說雜出。毒人靈性。造物主具大慈惻。安忍人心日趨汙下。不立真教以防之乎。○上主賞罰。原不專在現世。世人不解此意。謬謂作善未必卽降百祥。作不善未必卽降百殃也。且謂惡人操行不軌。專犯忌諱。悖秉彝之良。滅倫常之道。本身福壽綿長。且其子孫有爲帝者。善人積德累

現世殃祥  
莫定故當  
有上主所  
立真教安  
慰善人警  
惕惡人



惟上主所  
立真教能  
一萬國人  
心

仁。幽獨無欺。仰焉而無愧。俯焉而不怍。反致生前  
患難叢集。死後雖留空名。無補實行。然觀乎此。正  
見定有上主所立真教。懾善人之苦行。使其愈加  
奮勉。以邀身後之真賞。警惡人之肆志。使其莫敢  
縱慾。以免身後之真罰也。史遷不達造物主之立  
旨。而怨尤終身。以致獲罪上主。可勝悼哉。○上主  
乃萬民共父。必欲萬國人心。聯爲一心。相通無逆  
也。欲達此意。試徵之上主所造之天地萬物。可得  
而知矣。今仰而觀天。高明上覆。丕冒無方。俯而察

地。博厚下載。含章莫盡。太陽極大。光照者徧乎萬  
國。江海注地。流通者盡乎寰區。且物類之生產。各  
國懸殊。此國所有。彼國無之。此國所無。彼國有之。  
論上主全能。豈不能令物類萃於一國。無待取給  
各國乎。當知上主正欲商賈往來。以其所有。易其  
所無。通功易事。以羨補不足。使萬國往來相通。人  
心大同。風俗一致耳。何況上主所立真教。切關吾  
人性靈。必欲人人共守。國國相通。不更亟亟乎。夫  
上主至公。固欲萬國相通。無相悖逆。然不容隨人



自立教名。隨便遵守。致乖萬民共父之立旨也。倘上主不自立真教。何以收攝萬國人心。使之道德一而風俗同。共相和睦。欽崇一上主乎。蓋人心不一。習尚各殊。若教係人立。則此國有教。而彼國嫉之。彼國有教。而此國排之。彼此各立教門。必將自以爲是。莫能自悟其非矣。以是知人立之教。不能使人心歸一。惟上主所立真教。能令萬世人心。翕然大同。共敬一無上真主。方無此疆彼界之殊也。○上主至仁。以好生爲德。乃自開闢以來。不惟吾

觀各國所  
行郊祀大  
禮足徵有  
上主所立  
真教

華夏。卽考之天下萬國。皆宰犧牲以祀上主。夫旣云上主好生。何以自古聖人。必欲戕賊物命以奉上主乎。然國有鉅典。首重明禋。行之者雖莫追其由來。而定此鉅典者。必由上主於開闢之初命之矣。不然。倘開闢以來。上主未定此禮。何以吾華夏與天下萬國。世世共相遵守乎。蓋此禮幽深玄遠。窮人思議。若非上主親定。人雖明智。必不能自定此禮。制作允協。萬國一同也。是故郊祀大禮。中國雖失其傳。而此禮旣係上主所立。斷不容或滅。中



賴上主所  
立真教方  
能會悟真  
道之旨

國或不能全備舉行。必大行他國。全美無缺也。○  
人雖聰慧。能察物理。但明其淺。莫能究其深。探其  
流。莫能窮其源。而至理精微。必賴上主所立真教。  
昭然曉告。迪我靈性。始能會悟其深奧之旨也。譬  
之人目。光力有限。欲察秋毫。燭微末。非藉顯微鏡。  
無以助目力之不及。又天上列宿。有顯有微。其微  
者或隱或現。體暗光冥。目難明窺。欲明視之。非藉  
遠鏡。無以補目力之有缺也。○徧察各國。爭立教  
門。雖所行大乖至理。乃昧然不知。尚詡詡自謂其

上主所立  
真教能使  
人心有定  
衡

有理也。曾聞一國。荒聚而野處。其俗惡甚。親老殺  
其身。取肉以啖之。如此殘忍。豺狼莫敵。猶執私意  
妄謂其所行合理。曰吾親既老。其身已衰。今世之  
樂與吾親已矣。無復再望矣。殺吾親而啖其肉。是  
滅其苦也。啖親肉於腹中。是尊吾親而葬之腹中。  
不忍委之溝壑。狎侮其屍也。如此惡風。通行一國。  
習與性成。恬不爲怪。悲哉悲哉。倘稍明真教之理。  
撫躬何以自安乎。我中夏。乃禮義名邦。幸無此種  
惡習。然微言絕而大義乖。陋習成風。橫行於世。亦



惟上主所  
立真教能  
定萬世人  
心

難僕數。因人之聰明有限。莫能明辨真教之理。故薰陶漸染。逃而不悟。以致此耳。倘聞上主所立真教。至理。遵守其所定良規。必豁然大悟。其行爲乖謬。而棄之。惟恐不嚴矣。足徵人之明理。不足爲風俗定衡。當有上主所立真教。補我靈神。使人心有定衡。方能力挽頽風之狂瀾也。○人立之教。莫能定人心。而釋人疑。誠哉是言也。徧考宇內。設教多門。遵從各教之人。何以信此而不信彼。謂信之者。卽是。而不信者。卽非耶。又天下立教者。紛紛不齊。

各自有說。何以於此一教。真知其爲是。于彼一教。灼見其爲非耶。此無他。雖德如聖人。亦未嘗無稍差錯焉。故不能定人心。而釋人疑也。惟全能全智之上主。決無稍差。旣立真教。以定萬世之人心。必有真據。以釋人心之諸疑。要使吾人心無二向。篤信罔疑。曉然知此真教。實係上主所立。而他教。雖多。決莫能髣髴萬一也。至哉真教。盡善盡美。誠如日月經天。江河流地。世界終窮。而此真教。不能不行也。不然。上主乃宇內大主。萬民共父。造人形軀。



惟上主所  
立真教有  
原委根據  
故能令人  
篤信

不過小體耳。而諸物咸具。無少欠缺。乃生人大體  
靈性。較人形軀尊貴。蔑加。反不立真教以教之。重  
小體而輕大體。上主全善。愛人無已。吾知其必不  
出此也。○人立之教。與真教莫能髣髴萬一者。緣  
真教垂之上古。人立之教。傳之末季。雖有一二精  
理格言。髣髴真教。皆係真教之遺跡。雖有微善。但  
無真據。既無真據。人必不篤信。何以警醒人心。盡  
除私欲之根柢乎。惟上主所立真教。有原有委。有  
根有據。令人聞之必信。信之必篤。凜上主之監觀

立真教權  
係上主人  
心有靈自  
能覺之

自不容私欲潛滋於隱微中矣。○人欲立教。往往  
欺世盜名。然知人心難服。至理難昧。不得不創非  
常之事。以惑世誣民。蓋謂此非常之事。非人力乃  
神助也。且謂其所立之教。非人意亦神意也。如宋  
真宗。酷好道教。信惑異說。欲服人心。假天書之名。  
取譏當世。遺臭萬年。此明證也。而佛老等教之興。  
亦皆類此。由此觀之。立真教者。權係上主。非人力  
可干。人心有靈。具本良。自能覺之也。○人心不一。  
故異說雜興。或指空無以為宗。或主實有以立教。

惟上主所



立真教能  
滅異端紛  
擾

或不分人物之貴賤俱歸輪轉。或不辨靈蠢之尊卑。盡有始終。一謂我崇釋教。喜其議論高超。明心卽是正果。一謂我好道教。愛其清白無玷。煉性便能成真。一謂萬物不脫理氣。理氣乃萬物宗主。一謂萬象盡統太極。太極乃萬象根由。種種諸說。各不相下。莫不自矜其持論得正。於理允合也。當茲狂瀾橫流之時。卽德如孔子孟。未嘗不深歎曰。吾末如之何也已矣。蓋上古經書。固有真傳。然秦火而後。經書云亡。雖求之名山石室之中。皆已殘缺失

序。收什一於千百。卽有一二好古深思之士。舉上古經書本意。力正其非。猶以一杯之水。救一車薪之火也。寧有濟乎。且近有一種淺浮之士。不玩經書本文。專以小字爲憑。不知小字者。乃漢唐以來諸家臆解耳。方作如此解。旋作如彼解。議論紛紛。卒無定評。嗟乎。人心狂惑。如百川沸騰。不獲歸源。將如何決排。使之安瀾而尋正路乎。將求之國家之治法。而治法未嘗不善。然治其外。莫能治其內。身循禮義。心存詐僞。國法雖嚴。無如何也。以是知



惟上主所  
立真教能  
滿人靈性  
之願

上主乃肇造吾人大主。昭察人心而莫爽。所立真教。微獨治其身。兼治其心。使遵循者確然有真據可依。故能斷邪說之橫流。啓諸疑之錮蔽。如此者。並非信人實信上主耳。信上主則知上主惟一。真教亦惟一。信根既篤。任異說雜興。安能擾其定識乎。○造物主全能全智。肇造乾坤萬物。恰當完美。莫不各遂其生。各適其性。如造太陽普照大地。必使之內蘊熱光。體具圓形。環轉流動。施光照耀萬方也。人具靈明。貴超萬品。性之所欲。必有極高無

上之事。造物主既造人性。定知人性之所欲。賦其性。卽滿其所欲。決不令有願徒存不得遂也。夫人性所欲者真教耳。真教之理。廣大精微。無所不備。非人之聰明可以推測而知者。蓋人知善之當行矣。然知其一。莫能會其全。卽極力推測。躬行不怠。無奈私欲錮蔽。不能遂其願何也。惟上主所立真教。中正不偏。全美無疵。能感發人心。奮然興起。使之好善必思。滿其好善之本願也。所以然者。人立之教。或缺而不全。或偽而不真。故不能感動人心。



惟上主所  
立真教能  
使人識認  
真福

滿人意願耳。上主所立真教。微獨感動人心。使之嗜德如饑渴。且使人信從。時受上主之聖祐神恩。欣進靡已。此則他教萬不能有者也。○吾人居世。未有不求福避禍者。但未識真福何在耳。故求長生者。則辟穀延年。干利祿者。則患得患失。妄謂真福卽在斯世矣。嗟乎。茫茫宇宙。不啻如石火電光。倏忽莫定。豈真福處所耶。故上古聖賢於人世福樂。浮雲視之。敝蕪棄之。漠然不以動其中也。蓋真福超人性光。非人識見可曉。萬一者。雖有一二高明之士。悟此世福至虛至陋。夷然不屑。尋覓真福。以愜心願。然非有真傳。究不知何者爲真福。且不知何修可以得此真福耳。須知上主慈善無窮。福德蔑加。造生吾人。原欲通其真福於吾人也。無如人性已壞。私欲深而性光蔽。但知生前浮淺之事。莫悟身後立與之理。此真福之理。惟上主所立真教能講明之。至於人立之教。如釋教所講善惡因果等異說。大壞人心。悖理實甚。烏有所謂真福者哉。○無論何教。俱定當守規誠。責人遵守。但其規



惟上主所  
立真教能  
符合人之  
本性

上主所立

誠。或艱苦難守。或條律多端。如此則人有私欲。有  
教不如無教者之放蕩自如也。然而徧察天下之  
人。皆欲有教以立身者。乃人性之本然。必知宇內  
宜有真教。係上主特賦人性之至理。人苟無教。實  
與其本良弗合。故人不獲真教而遵守之。必敬拜  
邪神。信從異說。且無論禮義之國。蠻夷之邦。定有  
所敬之神。所信之教。以爲歸向也。夫上主既賦人  
本性。必知人性之所欲。豈有不立真教以順其性  
之自然乎。○上主立真教以教吾人者。誠願吾人

真教惟欲  
人心與上  
主之心相  
通無間

之心。與上主之心。神相契合耳。蓋善交友者。在乎  
信其忠言。慕其實德。故能薰陶漸染。觀感取法。益  
我身心。固良多矣。善事上主者。亦在乎信其所垂  
正道實學。愛其所有全德真福。故能欽承無二。益  
我靈性。更靡盡矣。若然。則宇內決不可無上主所  
立真教。切誨吾人當信之實理。頌揚上主之美好  
福德。于無窮也。夫真教必上主立之者。緣人聰明  
有限。不足直通上主之奧義耳。故兩間有真教。如  
天上有日。無日光則無以觀日。無上主所立真教



眞教惟上  
主所立引  
高宗夜夢  
上主爲證

之光亦無以識認上主。備欽崇之隆禮。與上主相通無間也。○試問備隆禮以敬事上主。與國家額求賢相。此二者孰重孰輕。必云敬上主之禮重。求賢相之事輕也。當日者商王高宗夜夢上主。賚以良弼。圖其像遍訪天下。舉傳說于版築之間。君臣相得。都俞吁咈。治稱上理。夫得賢相以治天下。不過爲一國一世之安耳。上主尚明告高宗于夢中。况吾人苟聞眞教實理。則識上主爲生養吾人共父。宰制吾人大君。備禮欽崇。存順沒寧。萬世永賴。

上主所立  
眞教能與  
人性相稱

以安。豈高宗得良弼可比萬一者哉。○萬象森布。供人使用。俱與人之形體相須。如目之於色。耳之於聲。等情。件件相須。莫能相離。若然。則人之靈神。肖似上主。與上主之美善全福。其相須處。不更切乎。上主至真誠。至美善。人有聰明以向其真。有心思以向其善。上主至威靈。至慈惠。人有敬畏以凜其威。有本良以報其德。且上主至公明。人有自主能改惡遷善。邀其仁恩。回其義怒。譬人形軀有病。不過形軀小體耳。尚有內外醫學以療其病。使形



軀無恙。况靈性乃人之大體。較形軀尊貴。蔑加靈神有病。豈無真道實學以治之乎。是故真教道理精微。中正不偏。大益人之性靈。使人能知上主爲何。遵敬上主之禮爲何。且令人執何物以報其恩。運用自主。崇何德。修何慝。始能仰合上主之意旨也。夫醫學小道耳。人之聰明。可以推測而知。行此道於人世。不過益人形軀耳。若夫靈性之學。兼死生之道。備形神之理。語大天地莫能載。語小天下莫能破。此惟上主始能立之。人雖明智。孰能推知。

其所以然。自定所守。倘非上主特立真教。誨之諄諄。安能與人性相稱。坦然由之。而無他岐之惑乎。夫真教原于上主。根於人性。其道一而已矣。但人雖聖哲。其趨不一。其行不同。故其立教也。各就其意之所向。以成其行之所至。不再傳而異學出于及門。如子夏受學仲尼。後設教西河。專以文學爲尚。竟雜異解。非明證乎。無怪乎千載而下。佛老以空無爲尚。後儒以太極爲宗。以理氣立論矣。總之人之良知良能。雖本來美善。然微而有限。卽小如



蜂蟻若易知者。亦莫能透達其性之所以。况真教乎。是故曠觀今古。凡執一己之見。立教遵守。而不追溯真教之由來。適見其怪誕不經。蔓延支離。流爲異端。決不能與人性相稱也。

第六篇論上主真教與世永存

後儒曰。聞子妙論。雲霧盡開。固知宇內真教。惟上主方能立之。人之聰明。誠不能達之也。又知厥初生民。非生自父母。實由造物主從無而造。造物主洵爲萬民大父。宇宙元君。定立真教典禮。命人遵守。

但此真教典禮。爲惡風所壞。異端所汨。湮滅失傳。其來已久。如莠稗豐茂。而五穀美種。反受壓焉。諒天下各邦。與吾中國所存者。不過真教之影耳。而真教之全。槩乎未之得聞也。

先儒曰。仰觀俯察。衆庶繁生。各相戕賊。如火滅水。水滅火等是也。然上主全能。既生之。必保之。莫不令之各安其位。各遂其性。決不致彼此相戕。殄滅無存矣。上主保存物類。尚如此周全。况真教之存。關人性靈。至深且重。豈容異端之學。得而大亂其真。

上主保存  
真教遠勝  
保存物類



上主防維  
真教超越  
天文末技

乎是故真教之傳。布在寰區。流行萬世。滅之此國。而彼國必確守勿失。失之彼國。而此國必篤信無疑。是知真教永存斯世。如天覆地載。無時蔑有也。○粵稽中國。堯命羲和制曆。斯時天文之學。可謂大備。迨漢唐以來。雜以異解。天文之學。遂失其傳矣。然中國失其傳。而他國精曉天文者。代有傳人。今傳之中邦。推時定候。無稍差忒。非惟奉爲準繩。且羣稱精妙。夫天文之學。不過雜技末務耳。中國雖失其傳。而他國猶有存焉者。至於人之靈性。其

生前死後。畢竟何如。與夫郊祀上主特典。神之真解。真教之實義。考之中國上古經書。其理雖燦然明備。無奈異學旁興。殊失真傳矣。今觀天文之學。不過有益人身。真教之存。大益人靈。有益人身者。上主尚保守之必嚴。大益人靈者。乃令之日就湮滅。而不時加防維。有是理乎。吾知四海之廣。天下之大。定有奉行真教之人。而不敢不信者也。○上主所造萬物。無不精美。然皆不足擬上主所立真教。更極精美也。蓋萬物不過養育人形。真教所以

上主於真  
教更加意  
保存



上主所立  
真教無時  
或滅

輔翼人神。小如蜂蟻。至微且陋。上主尚加意保存。令之各得其所。况真教關人性靈乎。足徵上主更加意保存。斷不任其淪沒斯世也明矣。○人立之教。倡行者不過一世耳。不再傳而教法泯滅。人心離散。試觀前世設教多門。至今考之。踪跡全無。幸存殘編。獲覩一二。要其立教之始末。不可復覩矣。若夫上主所立之真教。自開闢至今。文獻具足。昭如日星。秉之人心。垂之萬世。無時或滅也。且徧考各邦。曆年皆不久長。或此代滅而彼代隨興。或彼

上主命上  
古人壽延  
長令其口  
傳真教至  
理

姓革而此姓復起。真教立之上主。無時無上主。則亦無時無真教。是故真教之傳。與世永存。寰宇之大。失之此國。而彼國定有傳人也。○歷考史書。上古之世。人盡遐齡。不似今日之短促。微獨中夏如此。各國經書。莫不云然。試觀堯舜之世。登上壽者必多于文武之時。則堯舜以前。人壽之延長。亦必多于堯舜之時。可知矣。所以然者。因上古人稀。上主令人壽高年長。欲人類蕃滋。奉事真主。確傳真教也。且爲古初方策不備。書教未興。欲人類胥臻



上壽者所以補無書之缺。使人口傳真教。不致遺亡耳。故上古之人。在世多至數百歲。膝下子孫。蕃衍日盛。至以數百計。乃口授上主真教。令其一家子孫。篤信遵守。罔敢或替也。至今書教已興。真教昭著。人壽短促。無關輕重矣。觀乎此。則上主保存真教。其用意不良深哉。

第七篇論真教實義聽人考察

後儒曰。子謂上主保存真教。永存宇內。不令泯滅。立論確實。其說良然矣。但真偽並行。邪正難分。將何

所區別。使真教昭著于普世。令人人共曉乎。

人據本良  
論理便知  
何爲真教

先儒曰。人之聰明。雖不能自立真教。然能辨是非。分邪正。定從違也。真教者。乃人聰明之定衡也。人苟以其良知良能。據爲準則。則是非旣判。真偽可以立決矣。所關豈淺鮮哉。但恐人傲然自是。不肯據本良以察真教實義。則所見不真。所守不定。如此則是非邪正。混然不分。異說方得入。而亂其心志。無所定其從違矣。○上主真教。無論行于何方。所定規誡。莫不合人本性。行所無事。並非拂逆人心。

真教喜人  
詳察



強人必爲也。蓋良善慈仁。謙恭忍耐諸德。本乎性靈。上主所立真教。不過因此而利導之耳。是故人于真教。必當詳察其實理焉。蓋察而後明。明而後信。信而後行。久之則習與性成。道與心合。中心悅之。有不可以言語形容者也。邪教不然。不令人明之。必強人行之。蓋邪教原係人立。索隱行怪。欺世盜名。不惟難明。且隱僻詭異。恐人明之。卽不願從之也。真教乃上主所立。根據鑿然。本末一貫。愈明則愈知其美。愈察則愈服其真。倘立教不許人察

上主有時  
行非常之  
事特爲賞  
善罰惡以  
明真教

其根柢以定從違。觀此踪跡詭密。其爲邪教彰明較著矣。是知上主賦人良知。正爲考真教以奉守。察僞教以拒絕耳。人有聰明。安可誤用乎。○倡行邪教之人。要人信從。定樹非常之事。以惑人心。故點染裝飾。備極巧詐。其用心亦良苦已。微獨中國。考之各國。莫不皆然。如宋真宗假天書之名。倡行非常之事。震驚一世。亂人心術是也。夫天下之事。有僞必有真。造物主宰制乾坤人物。降祥降殃。雖常順物理之本然。但上主能定物理之本然。亦能



逆物理之本然。有時逆物理之本然。行多許非常之事。以彰真教。特爲令人識認上主之威嚴。恐懼修省。遷善改過。以敬真主耳。今察萬國典籍。紀載上主所行非常之事者。不一而足。試證之中國史書。如陰雨降雷。此自然之理也。晴明降雷。乃非常之事也。當日武乙被雷。天氣晴明。雷從空降。豈非明明上主。威嚴至極。行非常之事。彰義怒以懲元惡乎。然上主罰武乙之惡。固至嚴矣。而賞周公之達孝。成湯之悔過。高宗之恭謹。又未嘗不至厚也。

真教係字  
內公教

總之人行非常之事。其事虛妄。不過違道干譽。欺一世之人心。強人信從。上主行非常之事。乃化頑殘。懲奸慝。保全善人。令其識認上主所立真教。彰善癉惡。絲毫不爽耳。○倘設教而分疆域。論爾我。別貴賤智愚。便非萬民共父所立之真教也。真教乃字內公教。無論貴賤貧富。智愚賢不肖。皆可以與知與能。且真教勸人行善。諸德咸備。或行法以俟命。或以德而報恩。信上主之尊威。欽承無懈。稟上主之昭察。戒懼時存。君子修德。刻厲功深。舉真



真教能化  
人心遵行  
真善保守  
國家

福等理以慰其既往。小人縱私。日就汙下。舉真禍  
等理以警其將來。故萃宇內人士。不論男女老幼。  
俱可超凡而入聖。亦不論善惡智愚。皆可改過而  
從新。總由真教大公無我。故人人皆能成聖成賢。  
決不使一人有失望之悲。致擯棄于真教之外也。  
○真教之傳。不惟萬古常昭。且真教大行。能化人  
心。奉行真善。保守國家。朝代久遠。蓋真教之理。賦  
之上主。銘之人心。規誠嚴明。包含偏覆。教民奉法  
惟謹。忠君愛國。教君慈惠羣黎。若保赤子。他教不

過申明條律。以彰大君之尊威。使之尊君親上。無  
敢違理犯分耳。真教則使民警惕淵默。畏君王之  
法度森嚴。更懼上主之監觀有赫。真教令君曉然  
知賞罰之權。命自上主。布告萬民。人君之上。更有  
萬君之大君。賞罰至公。不論尊卑。但論善惡。善則  
賞。惡則罰。無纖毫偏私。且令民知世上之后。王君  
公。係上主所立。命以治世之權。惟曰其助上主。是  
故人民恪守王章。莫敢隕越。卽是欽承上主。莫敢  
玩忽也。無二理也。○真教惟上主所立。精微允當。



真教行世  
殊多艱難

易知簡能。卽上主之法度也。夫上主惟一。真教亦惟一。固不容他教雜乎其中。然真偽不容並立。紫能奪朱。邪能勝正。往往然也。是故真教歷盡艱苦。不能大行其道。而偽教不過隨方布說。人人奉教。弗遑。蓋今世修德者少。而縱慾者多。故嫉德行如仇敵。視真教如棘途。故真教之人。舉真教之理。責人遵守。勸人遷改。乃無端讒謗交加。或議其樹黨營私。居心叵測。或毀其妖言惑眾。立教失真。種種謗言。不可枚舉。推其心必使真德蒙難。而受屈。真

奉行真教  
之人願受  
艱難莫肯  
悖教

奉行真教  
之人俱懷  
傳教之心

教傾危而難存。然後快于心也。又何怪孔子情殷道濟。所如不合。懷寶莫識。卒厄于陳蔡。危于宋郊乎。○確守真教之人。知真教係上主所立。關人性靈。至深且重。往往甘受多苦。舍身致命。以證教理之真實。他教則偶逢艱窘。卽從風而靡。匿名藏跡。避之惟恐不急矣。○信從真教者。知此教立之上主。至公無私。微善必賞。纖惡必罰。生前篤信遵守。死後定蒙真福。獲免真禍。莫不欲普世之人。共享真福。而免真禍。然真教之傳。昭垂宇內。無奈人心



蒙蔽。不達者十九。可勝悼哉。是故奉行真教之人。體上主慈愛下民之心。微獨敷真教于一鄉一國。且願梯山航海。出萬死之地。遍歷天下各邦。傳教淑人。使之共認真主。拯救萬民。同享真樂。而避真苦也。倘教係人立。奉守者安肯去父母之邦。歷盡艱苦。傳此道於萬國乎。雖東西海俱有聖人出焉。各立教以教人。但其教法雖美。究係人立。要不能服萬國人心。使信從者蹈危履險。離棄本鄉。輕身冒死。奉聖人之道。所如不合。取譏于人間也。惟上

真教兼內  
外形神之  
禮

主所立真教。具大神力。能感動人心。奮然興起。仰答上主仁恩。拯救生民沉溺。決不忍坐視天下之溺。而不爲之一援手也。○上主立真教於世上。原爲吾人遵守其所定內外之實禮耳。然上主爲神人大主。亦係宇內立教元師。造人亦造神。故宇內不特有人亦有神。上主立教以教人。形神內外之禮。莫不兼備。不容缺一。比如上主特爲天上之百神。立教以教之。不過教神以所當遵之內禮耳。外而形身當盡之禮。必不責神以遵守也。因其無形



故耳。若夫吾人具形神二者，真教之禮，內外兼該。因人有神，固定其神所當守之內禮，亦因人有形，更定其形所當盡之外道。是故吾人微獨內存其誠敬之實心，必當外盡其節文之實禮也。或謂上主聲臭全無，體屬純神，奉敬上主之道，不過敬以直內，與上主相為感通足矣，何必跪拜趨承，外具儀文之虛禮乎？若以此論，何以自古迄今，于冬至大祀上主于園丘，或遇天災，或逢大慶，于前期齋戒沐浴，虔誠祈禱乎？何以先王不云上主，但欲吾

人以其心與上主相通，不必以其形奉敬上主乎。當知上主固係萬神所從出之大原，純神無形，上主之前，所關綦重者，原在乎中心存之精誠奉之，不容稍忽。倘拘于時勢無可如何，不獲外盡其實禮，則隨地隨時，恭默深思，感恩誦祝可也。若內而精誠不足，而節文屬虛，必致獲罪于上主也。要之人之形神，俱上主所造，形神二者，當統聚于上主之前，盡欽崇之道，缺一不可。蓋內外之禮，真教無所不包矣。○上主萬德全備，萬善兼該，洵美好福



內外之禮  
根於人心  
之本良

德之大原也。若然，則上主愛好本體之全美全福，必出于本性之自然。雖慈愛吾人，有加靡已。原以感動人心，使之信認己性之尊貴，蔑加福德無限。敬慕時存，順其旨，莫敢違其命耳。此則令人心存誠敬，欽崇上主，內盡之實禮也。若有人焉，深悟上主尊高無極，仁恩無盡，口頌上主之美，躬行教理之真，必視四海之人，皆我兄弟也。苟見宇內人心，迷惑異說，未信上主而欽崇之，定大傷上主之仁心，獲罪上主，靡極。奉行真教之人，返之于心，誠有

休惕難安者。故不避風濤，不畏寇險，經食人啖人之國，敷傳真教之理，使認上主至尊，欽崇無貳，改過自新也。倘有時偶獲罪於上主，必痛自刻責，補全無缺，然後始安。或嚴齋，或誦經，或席地枕石，以苦其身。或靜默深思，以防其慾。種種補過之工，惟懼有負上主之深恩厚澤耳。不然，則心中之懊悔，誠有不可以名言者。此則令人敬奉上主，外盡之實禮也。以上所論真教內外兩端實禮，皆由本心之良而發，不得不然者也。○夫上主既為萬世元



真教爲宇  
內共遵之  
公禮

真教能安  
耐受苦之  
人

尊萬國主宰。普世之大父母。則真教也者。亦係萬世萬國普世當遵之一大公教也。是故禮義攸隆。洪纖巨細。無不兼備。洵超萬禮而首出彙諸道之大全矣。蓋天下各國所行一國一家之禮。係人所立之私禮。或遵行于一國。或倡率于一人。或定在一時。不能傳之終古。真教之禮。係無始無終。天地真主所定之公禮。定之於開闢。傳之於萬世者也。○真教流傳人世。其道無窮。而其要總欲吾人忍受世苦耳。但上主乃萬民慈父。雖欲人人忍受世

真教能切  
指人性中  
諸疾之由  
來

苦。然而艱苦其身。未嘗不立教以慰其苦心也。又善人修德。真教固輔其修功。使之愈加精進。不負上主之寵恩。惡人積惡。真教懲其縱慾。亦使之改過自新。切望上主之赦宥也。倘不予惡人以自新之路。惡人將怙終不悛。流蕩忘返。莫知底止矣。○人之本性。本來向真。而真美當前。反蒙昧不知者。因人之私欲。錮蔽已久也。故往往行事卑賤。不及物類。忝不知恥。反驕縱自肆者。所在多有。且德性者。本性之所重也。愆尤者。本性之所輕也。然而罪



尤山積尚諱改圖者其故何也更因未識真教之至理故真偽莫辨性靈日鑿以致此耳倘明乎真教至理則切指人性中諸疾之由來然後是非明理欲判修身有道繕靈有方內外身心種種愆尤俱有對症之神方使之克慾修德不致怙過以終身也但此靈性之神方與上主之美德符合既合上主必逆人私欲反人偏情人苟不諱疾忌醫則能承受其神恩而靈性諸疾可以全瘳矣○人向其本性之所愛必心安意順不致與上主相違也

真教能令人愛上主  
順合上主之心

遵守真教規誠能誕登聖域

真教之理能誘掖講勸訓諭吾人愛慕上主使其愛慕之真情與上主之美好相稱因上主乃萬善總匯萬理大原人能萃一心以愛上主必能翕合上主之心以愛諸德之美凡一已之所愛者無不遂其本性向往之真情矣○真教既係上主所立其教法之尊貴又必與上主之尊貴相稱也是故真教所定規誠純粹以精貴而無上吾人率循遵從皆可以誕登聖人之域無論何教倘遵行之下惟求避世禍望世福則萌念非真便非真教矣何



真教義理  
深奧人不  
能測正爲  
抑人驕傲

有真修實學而登聖品乎。上主係萬神大原。尊高無極。所愛者神性尊貴之事。而有形卑賤之事。乃其所鄙夷者也。○不惟上主所立真教。奉行者無人不可以成聖。且真教既係上主所立。其教理必立奧無比。信從者更當以其神性。與上主之性體適稱也。吾人雖知宇內有上主。然人之聰明有限。上主之性體無窮。上主性體畢竟如何。人即用盡神思。斷難擬其萬一。故真教之理。人人固所當信。但無論智愚。究難明徹也。何也。真教奧義。豈特令

人徒知之而已哉。正欲人殫精竭慮。穆然深思。幸得一二推明之理。以會之中心者。踐之實行。積德行善。默契上主性體之精微於萬一耳。又上主係大道之原。所立真教。雖超人明智之上。深而難測。然上主又爲立真教之公師。所立真教。實與人性相合。故命人當信之道。雖極幽深。究于至理。罔弗允合也。無如人以聰明自恃。妄謂非吾明之。安肯信之乎。于是聞真教之理。非謂其無稽。卽譏其隱怪。因是上主立此真教。其義理幽深莫喻者。特爲



立此真教  
固為欽崇  
上主亦為  
教訓世人

抑人心之驕縱。使之降心相從耳。蓋真教理全道  
備。超人意量。人之明悟。雖莫能透徹其精微。但因  
此理係上主所立。人不能明。究不敢不信。不能明  
之。猶必信之。卽如用其全身全心全靈。作一犧牲  
之祭。奉獻于上主之前。無異矣。○真教固令人欽  
崇上主。莫敢或貳矣。然上主而下則人也。上主特  
立真教。又為示我周行。不使有岐路之失。是真教  
之立。固為上主立之。亦為人立之也。詳閱真教經  
書。理真義切。其中指明上主至尊。吾人至卑。且確

真教理雖  
深奧愈不  
可不信

敘生人來歷。天地原始。人反苦。物反逸。人居世間  
畢竟何為。將如何修為。方能生則順。死則安。無復  
遺憾矣。炳炳朗朗。誠如光天愛日。無時不昭著也。  
○造物主所造諸物。無論大而天地。小而昆蟲。莫  
不精妙絕倫。出人意想。卽一微蟲。外而筋骨脈絡。  
內而性情知覺。人雖聰慧。尚莫喻其精妙。况上主  
至德極智。所立真教。雖與人之性體符合。其精妙  
立旨。安可以人之意見妄為推測乎。微獨真教有  
無萬確據。足徵其為上主所立。非人立之。教可擬



卽此真教之理。深奧莫測。窮人思議。可知其爲上主所立無疑矣。蓋他教無本。俱係人立。且欲見速效。立服人心。故淺近易測。真教有本。立自上主。有憑有據。不啻如上主之寶印。明白昭示。獨係上主所垂也。

第八篇論考察真教當據何法以明其爲真教。後儒曰。據子所論真教之理。如此精奧。如此全美。果在世間。人人皆宜信之。據此則遵從者必滿寰區矣。然徧考諸夏。遵從者果係誰乎。

世人深惡  
真教因不  
明真教至  
理

先儒曰。吾以上所論真教之禮。原本昭著。義理精當。子苟按理推求。果在人世。決無可疑矣。雖然。譬之懿美當前。人人極口贊頌。然贊頌者多。而實效其德者鮮矣。旣不實效其德。必將深惡其德。蓋我無是德。則厭修德者與己異致。相形之下。恐彼是而我非。寧抱過以終老。莫肯讓美于他人。于是妄肆排擊。誣端人以朽名。毀貞士以污行者。往往皆是。人之于真教也亦然。真教奉一上主。傳教淑世。關人性靈。洵非淺鮮。無奈人心舊染已久。深惡真教。



談理切實。不稍隨俗。于是變法以傾之。設計以壞之。必使真教不容于世。然後其志方慊。是故真教之理。超人性靈。廣博難窮。究係盡人當信之正理。乃反笑其不經。疑其虛誕。奈之何哉。

後儒曰。我于真教不然。察其理果真。定奉守弗違也。先儒曰。其然。豈其然乎。今察天下各國之人。其本心俱有錮蔽。但有淺深輕重之差。諒中國較甚于他國也。子雖高士。邁越人羣。然而偷風之染。人最易。子即明知真教之實理。亦若視而不見。聽而不聞。

矣。

後儒曰。是何言哉。

先儒曰。子勿怪。子論涉于激切。祇用一言。子即明釋。

吾論之果然也。如中國書籍。講明大地本係圓形。

然中國常談。皆云天圓而地方。雖有多許天文新

書。證明地係圓形。並非方體。而此疑尚難解釋。只

因古書云天圓地方。久信于心。雖有新書作證。猶

必云天圓地方。人心錮蔽。牢不可破。以至如此。可

慨也夫。今性理諸書論人道。未嘗不井井有條。至

欲明真教  
當滌去風  
見虛心以  
納公理



于談人道之所以然。非主太極。卽本理氣。竟將上古相傳。維皇上主。降衷下民。威靈赫濯。降祥降殃。監觀人心。毫髮不爽之真理實學。悉削不道。何怪下愚不移之輩。自暴自棄。妄執氣聚則生。氣散則死之說。妄想世樂。致利祿薰心。美色溺志。往而不返乎。嗟乎。以如此之世。侃然而談上主所立真教。如人身發毒瘡。欲操刀盡割其糜肉。必諱疾忌醫。不任受其疼痛也。是故信從真教。非滌去夙見。虛其心以納天下之公理。究莫知真教畢竟何如也。

蓋真教本係天下公理。人不論遠近。地不論遐邇。當以是非爲準。方知真教之實理。倘以其傳自外邦。便私心鄙之。固執不信。豈天下之公論乎哉。推其故。因我中國人士。惟以上古經書爲憑。絕不想秦火而後。經書廢缺。所存者不過斷簡殘編。不足取之以徵真教耳。故聞真教。拒而不信者。職此之故。且真教原本上主。理深事奧。自不能達。又不虛心以聆至教。反笑其無稽。謂其以左道惑人。抑何弗思之甚耶。



第九篇異端真解

後儒曰。雖然。吾中國古儒所傳之教。寧非真教。所遺詩書。寧非古儒所著古經乎。若然。則中國之人。守中國古儒所垂古經之遺訓足矣。何必復信子所謂真教乎。

先儒曰。易云。書不盡言。言不盡意。即使中國古經全備無缺。亦不能將乾坤內外之大道精義。畢陳無遺。况經秦火之殘烈。王莽董卓之焚燬。古經大受其凋殘乎。真教之理。原存古經。但古經殘缺。安得

欲明真教  
當詳體中  
國古經

謂真教之理。全具古經乎。試卽古經考之。雖存什一于千百。猶足啓迪人心。以明真教至理。但註釋不無晦明耳。欲達古經玄旨。須將本文詳加體認。方有聆會處。倘以小字討生活。吾知其于本文必一字不通也。姑勿論古經足徵真教。今現有兩部真教全書。人皆習而不察。一部乃天地萬物。一部乃人心所具之良知良能。苟隨處精察。因時詳考。信認真教。尤爲捷便也。○漢唐宋以來。諸儒意見不同。講解古經。議論各別。獨出己見。莫據真理。以

欲明真教



當據本良  
不可但憑  
古經

此古經失傳。晦處甚多矣。苟因幾端真教之理。不顯著古經。卽謂其非真教。豈千古定論乎。今釋教誕妄。不可枚舉。立說陳辭。大悖古經。加以左道之名。可也。真教原與未經失傳之古經。若合符節。乃惟以古經失傳。真教之全。現在不備載古經。卽以異端目之。夫豈可哉。何爲異端。與上主所立真教之理。適相刺謬者是也。論人之良知。自能知異端之非。但堯舜歿。孔子之道衰。邪說代作。中國人心之蒙蔽。日甚一日。雖明明真教當前。必棄之如遺。

而輾轉牽就于異端中矣。爲今之計。當何如哉。真教旣係生人當緊之道。宜據本心之良。撥開舊聞。獨抒真解。發憤忘食。精思默會。知異說皆非。惟真教具生死大道。迫切求之。始能有得。倘不據本心之良。悠忽從事。必俟得有真傳。方肯信從。則嗟無及矣。○我中國古經。雖可以廸我神明。識認真教之理。而上主真教。更能牖我心思。明釋古經之義。蓋古經係真教之遺跡。但略而不全。卽有一二語。恰合真教。然註解不明。未能使人直通真教也。今

古經殘缺  
當據真教  
證明中國  
古經



據真教引證古經。則古經有缺。真教補之。古經有晦。真教明之。然後古經燦然。真教亦因此而昭著矣。譬之古人遺榮。歷年既久。筆跡晦暗。真榮或失。倘古人宛在。卽本人以對照焉。則遺榮雖晦。而當年落筆時之新色。依然逼真矣。所以學類二云。古之人得其師傳。故因經以明道。後世失其師傳。故非明道不能以知經也。夫明道卽以明經。所關如此其重。今欲明經。舍上主所立真教之實理。其將何以明經乎。○或謂異端之謬。大壞人心。迷失真

上主姑容  
異端於世  
正爲顯明  
真教

跡。上主何故任其縱橫人世。不卽絕滅乎。不知真偽並行。而察識真教者必難。難則由邪反正。其見必真。其守必定。而其功亦甚大矣。且世上美善。非苦其心志。勞其筋骨。不能有成。况真教係吾人性靈根本。切圖若非苦心焦思。極力窮究。豈可安坐而得。蓋邪說充塞。而遵奉真教者。愈加鄭重。莫敢稍忽。故有暗則光愈耀。有惡則善愈明。善人不同流合污。則其功愈著。其德日增。如金剛石寶物也。生於石山之心。韜光匿彩。不與凡石爭輝。人欲求



之非穿石莫獲。若然則上主欲人詳察異端之刺  
謬。以明真教之實理。豈不然乎。但邪說熾行。病我  
真靈。靈病既深。反莫覺其非耳。苟泛然視之。不肯  
深究其患所由來。其害可勝言哉。譬之人脾胃脹  
滿。雖進佳餚。必還吐之。靈性有病。雖聞德語。必還  
棄之。空其脾胃。則飲食易消。除其靈病。則真教易  
入。倘真偽雜處。無法分別。必大害人心。故至慈上  
主。決不容其無分別也。如珉珠之與瑾瑜。尚有法  
以分其美惡。况真教與邪教。判然各別。人心有靈。

欲明真教  
當詳察真  
教實義不  
得但論人  
之善惡

安可不用其本然之權衡。以分其是非乎。○欲明  
直教。宜秉公理。辨其實義。方能有悟。苟惟論人之  
善惡。以定從違。則誤矣。如孔子之門。其徒三千。以  
德行著者。不過顏閔等數人耳。數人而外。豈盡可  
以德。行稱乎。世衰道微。人心變詐。邪教之人。往往  
外具德容。內懷叵測。然以其足以欺世而盜名。故  
人皆信之。真教善人。雖內具實德。而不矜不伐。無  
異庸人。恐驕傲自恃。敗我真修耳。蓋淵然銳進。惟  
求默契上主之旨。此外則不暇及矣。人苟欲明真



教以辨邪正。與其卽真教之惡人。以擬邪教之惡人。莫如將真教之善人。以較邪教之善人。則善惡分。真僞可立判矣。因真教善人。必確守真教規誡。心如是信。身亦如是行。內外合一。人或見知與否。決不易其修德之心。真教惡人。不顧教名。溺乎私欲。牽於世情。干違聖誡。心雖信而行實違之。當知凡人行善。但用已力。不足爲善。必仰藉上主庇祐。始能振其懦弱。日就月將。以崇德而自新也。倘旣奉真教。蔑視當守規誡。則大負上主慈恩。上主於

此種人。必深惡而痛絕之。其降嚴罰。較他人更重。故其放恣於惡也。較他人亦更甚矣。由此觀之。凡人作惡。其惡在人。非真教之不美也。明矣。真教之理。規誡盡善。道理純全。無纖毫差忒。確信遵守。皆足以由近及遠。自卑登高。馴致乎聖人之域。苟不虛心以察真教之正理。惟論人之善惡以定是非。微獨誣己。且誣他人。其害可勝言哉。○真教係上主所立。義理淵微。超人本性。苟惟覩其外著之禮儀。不詳察其內蘊之精義。未有不誤者。如一不通

欲明真教  
當詳察真  
教內蘊精  
義



欲察真教  
當知上主  
威福與人  
世威福其  
真偽大相  
懸殊

文理之人。偶見一篇絕妙佳文。但觀其字畫之端  
楷。不深玩其命意之高超。安能知此文之奧旨乎。  
○欲察真教。宜明上主之威福。與人世之威福。大  
相懸殊。世上之富貴功名。聰明學問。自人視之。以  
爲尊高無上矣。而上主之前。皆爲虛無。不足輕重  
耳。蓋上主所重。好者德行。其所深惡者。罪愆也。夫  
上主全善。慈愛吾人。雖係其本性。然至仁與至義  
並行。賞善雖寬。而罰惡又未嘗不嚴也。○上主所  
立真教。彪炳宇宙。貫徹始終。一有人類。此真教卽

真教實理  
異端不能  
滅

傳于人世。迨後他教雜興。設計以亂真教。然欲蓋  
彌彰。欲屈反伸。卒能大行于人世也。因真偽各陳。  
是非判然。不容或混。人苟不負上主所賦聰明之  
德。詳加考察。自能辨其邪正。以定從違矣。

後儒曰。子所論上主所立之教。如此其真。凡人俱當  
信從。固已然。予賦性愚昧。教之真否。驟難明徹。子  
惟確守本心之良。非理不行足矣。何以教爲。夫所  
行旣已合理。子所論真教。雖云真實。但旣不明何  
教係真教。卽不奉焉。有何罪過。上主豈遽罰予乎。



先儒曰。子言非是。倘朝廷諭旨。旣已頒行天下。無論知否。違之者罰。在必行。予以上所論。上主所立之真教。旣已宣布人間。至明至著。人心有靈。自能覺之。今子乃師心自用。不殫精竭慮。極力窮究。猥云但守本心之良足矣。惡得無罪。夫真教若大路然。人皆畏苦。病不求之耳。倘不畏苦。據理以求。則當前卽是也。昔漢明帝。心慕真教。遣使蔡諳。赴極西之地求之。無奈使不用命。畏跋涉之艱。至中途小西洋佛國。遇白馬馱經僧。摩騰竺。法蘭。偕歸復命。

至今佛教流傳中國。大害人心。實明帝階之厲也。嗟乎。夫以明帝之聰穎過人。使臣雖不用命。請得佛經以歸。當以先王之道。立辨其非。庶佛教不致倡亂我中國矣。乃不辨真僞。姑爲容之。將其書四十二章。緘之蘭臺石室。啟後世以虛無寂滅之教。故綱鑑大書。佛教倡亂中國。明帝其罪魁也。今明帝所求之真教。倘有人焉。梯山航海。歷盡艱辛。奉此真教。來傳中土。中國名人傑士。當援古經。據正理。明辨其真。方不愧儒者之稱。若拒之不信。且鄙



之夷之。踏之足下。如之何其可耶。夫真教係上主  
親立。人不信從。如人子身染疣疔。其母具良藥以  
療其疾。且再四迫之使服。無奈其子抱疾以終。寧  
死不服何也。若然則其子因病而死。咎在母乎。咎  
在子乎。



